

黃金榮上海灘傳奇 (上)

● 今稀老人

出身小康父子捕快

黃金榮（一八六七—一九五三），江湖豪客，清幫恒字輩首領，上海灘三大亨的領袖，另二人為杜月笙及張嘯林，但在黃金榮面前，還得恭恭敬敬的尊稱一聲師父。

黃金榮原籍浙江紹興，一八六七年農曆十一月初一日生於蘇州玄妙觀旁的一條小巷內，並非窮苦人家，其父黃炳泉為蘇州府衙門的捕快頭目，有膽有識有魄力，慷慨豪爽，結交了三教九流的朋友。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張汶祥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一案，即由黃炳泉在蘇州城內捕到幕後主謀，名利雙收，很得意了一陣子。黃炳泉原住在紹興城內，是小康之家。太平天國興起，紹興淪陷，黃炳泉攜家帶眷逃了

出來，經朋友介紹到蘇州衙門充任捕快，由於性格豪爽，辦案勤快，便升了頭目，升頭目不久，即生了兒子黃金榮，中年得子，雙喜臨門，黃炳泉喜不自勝。

黃炳泉對這個獨子寵愛備至，怕他傷及身心，未讓他過早讀書，九歲時才送到私塾啟蒙，塾師見「黃金榮」三字過於俗氣，隨手提筆寫下「錦鏞」兩字，作為這孩子的正式學名。但黃金榮不是讀書的料，一本薄薄的三字經讀了半年之久，接著唸百家姓及千字文，當他開始唸「神童詩

」時，蘇州城內流行天花，黃金榮也被感染，高烧連發了三天，黃炳泉夫妻急得如熱鍋螞蟻，幾個深夜他都跪在客堂的關公像前禱告，求神保佑，想起馬新貽案的刺客被凌遲處死，心想莫非是報應？內心十分不安。所幸第四天，孩子的燒退了，但

留下滿臉膿泡，以致後來黃金榮成了麻子。

健康復元後，黃金榮回到私塾讀書，遭到同學圍觀嘲笑，從此不肯再上學，連文房四寶也丟了。適巧此時，嫁到上海的大女兒，請父母及弟弟到上海吃小外孫的滿月酒，黃炳泉便向衙門請了幾天假，帶著兒子到了上海。他的姊夫是上海凌雲閣裱畫店的小老闆，凌雲閣位於上海城隍廟附近，是個鬧區。後來黃金榮便被安排在裱畫店裡做學徒。

少年浪子吃喝賭博

一八八一年冬，黃炳泉結束了在蘇州刀口舔血的生涯，搬到上海市開了一片名叫「悅來」的小茶館，十五歲的黃金榮成了茶館小開，茶館的生意很好，每天早上高朋滿座，銀兩滾滾而來，但黃炳泉心

裡盤算的還是「人無橫財不富」這句話。於是在前堂與後堂之間，隔上屏風，掛上門帘，設了兩桌麻將，兩桌牌九，一過中午，這裡便聚滿了賭客，呼盧喝雉，一直酣戰到深夜。少年黃金榮每日觀看雀戰，心神領會，逐漸精通，為了一顯身手，偶而上桌，便受到父親干擾禁止，為了賭癮向外發展，與朋友陳世昌等到小北門隆盛里的一家賭窟試試身手，首戰頗有斬獲，再戰又告豐收，但第三次去賭，便被對手盯上，幾圈下來，輸了四十六塊龍洋，結帳時，仗著自己是悅來茶館小開，拍胸脯保證明天送到，對手不吃這一套，不由分說把他衣服剝個精光，推出門外。黃金榮狼狽而歸，其父黃炳泉因兒子徹夜未歸，早已等在門口，見到他的這副模樣，早已心知肚明，不由分說，一頓毒打，還是老母攔住，才歇了手。挨打後，被送到姊夫的裱畫店當個學徒，雖是至親，黃金榮也得按規矩來，早起侍候師傅，然後倒馬桶、生煤球爐、打掃店堂、排門板，早飯過後洗菜、淘米、洗尿布，簡直像個「姑娘」，但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他畢竟忍了下來。

工作一段時間，姊夫師傅對他逐漸放

鬆，閒暇時可以帶著小外甥出去玩玩，有一次黃金榮單獨去找好朋友簽子福生，訴說苦楚，福生倒講義氣，帶他洗澡，換上一身新衣，把他帶到一間「半關門」的暗娼家裡，讓十七歲的他初嚐男女滋味，從此越嫖越高級，便需要大把銀子，於是他把店裡的假畫拿出來賣錢，有了錢，黃金榮的步子也輕快了。

在店裡當了一年多學徒，陰曆年後，店裡添了一個新學徒，黃金榮升格到裱畫工場，做調漿、裁紙、削木軸的工作，總算開始學手藝。一八八六年五月初，一位下台知縣送裱兩幅明代的畫，其中一幅為徐渭（文長）的紫藤大幅，師傅端詳很久，肯定是真品，值大錢，便趕工精裱，如期完成。此事為黃金榮的好友福生得知，要搶劫這幅畫。完工那天，對方派人來取貨，本來是貨物出門，概不負責。不料，師傅要黃金榮護送，這使他很為難，只好硬著頭皮出門，半途福生攔路劫畫，他情急之下，往自己左臂上捅上兩刀，血流如注，一面喊捉強盜，一面自福生手中奪回預備好的假畫，忍痛跑回店裡，博得眾人讚賞，都說黃金榮是條好漢。這是條成功的苦肉計。事後，福生把畫賣了八十六塊

大洋，對黃金榮謊稱七十塊，兩人對分了事，但福生對黃金榮的情急生智，非常佩服，直稱他將來必大有出息。

一八八七年春天，黃金榮出師，薪水由月薪五十文升到年薪九千六百文，升了好多好多，但這些錢供他吃喝嫖賭，仍然不足。他腦子裡整天想著到那裡去弄大把銀子。不久，機會來了，由於吃喝嫖賭他結識了上海衙門不少畫吏、捕快，混得熟了，他便提出進衙門謀差事的請求，當上捕快，可以撈外快，發橫財。經過多次請客，一八八九年春天，他終於如願以償，謀到一個堂差。

娶得智妻如虎添翼

最初，在衙門當差的黃金榮，只能做送公文的苦差事，他經常跑松江府，披星戴月，冒寒吃苦的趕路，油水雖有些，但不夠豐厚，直到一年後，上海衙門內發生一件哥哥謀財害命，殺死弟弟，轉賣弟婦為娼的案子，交給一位李捕快查辦，因為茫無頭緒，李捕快便拉黃金榮幫忙，找尋弟婦被賣到那裡去了。兩人循線查到一枝春街上的葉家，這葉家主人在黑社會小有名氣，女主人早逝，留有一個獨養閨女，

李捕快跟葉家很熟，見廿四歲的黃金榮虎背雄腰，尚未婚配，有意撮合這對姻緣。惟一的遺憾是葉家的獨生女必須招贅，而黃金榮也是獨子，恐黃炳泉不會同意兒子出贅。然而黃金榮另有盤算，他見葉家底子甚厚，又有社會地位，很想藉機改換門庭，適巧，不久，其父久病去世，其母亦相繼亡故，黃金榮沒有顧忌，順理成章的做了葉家女婿，娶了姿色中等的女子葉桂生。

鴉片戰爭後，上海灘成了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，英、法、美分別取得一定範圍的租界，法國於一八五〇年第二次擴大地盤，轄區甚大，為了維持秩序，設立巡捕房於公館馬路（今金陵東路北門），公開招考華捕，由於依附洋人，享有特權，葉桂生之父聽到消息，就叫女婿黃金榮去應考，法國主考官審查甚嚴，不但要體型高大，腰腿粗壯，還要會拳腳功夫。黃金榮雖生得人高馬大，又幹過捕快，拳腳卻不怎麼樣，第一試就被刷了下來。後來還是老丈人送禮，請客加賄賂，為他弄到一個三等華捕。

設計敲詐財源滾滾

一八九二年，是黃金榮有「出息」的開始，巡捕房又叫「包打聽」，日後他藉此成為上海赫赫有名的聞人，也是罪人。他仗著巡捕的身分，在護城濱一帶昂首闊步，這一帶是臨近幾個縣的農民生產農產品的集散地。有一天早上，在鄭家橋的北首，他看見一個穿短褂的年輕人正對著拎著一籃毛豆的農民呼喝，他知道是一些小痞子在敲詐良民，他慢慢的走近那個年輕人，乘其不備，一腳踢翻他搶來的毛豆，

怒喝到：「跟我到巡捕房跑一趟！」此人見黃金榮身材魁梧，只好乖乖的跟著走，一邊苦苦哀求放他一馬。經過一番對話，知道其名叫丁順華，是搖船的，南匯人，幕後還有個把兄弟程子卿，是鎮口米店的學徒，手下還有十多個嘍囉，專在這一帶欺壓敲詐外地的農民。黃金榮對這一切，都瞭如指掌，他看中了這群流氓，要把他們收為己用。於是裝腔作勢的說：「好吧！這一次就放過你，碰到我，算有緣分，你去把程子卿找來，我們見見面，我在巡捕房任職，有事可找我！」

南匯人都會一些拳腳，鄭家橋一霸程子卿讀過三年私塾，從小搨米，腿力很強，鬼點子也多，逐漸成為小流氓頭。當程

子卿見到黃金榮，竟臭味相投，一見如故，由丁順華提議，三人插香磕頭，成了拜把子兄弟。

然而黃金榮畢竟不是個小混混，他是一個有野心又工於心計的人，他知道要在法租界稱雄必須取得法國主子的信任，表現出高人一等的偵緝才能。他買通一般慣竊慣盜，充當眼線，利用另一夥竊盜犯下案件，再糾集一些眼線到法租界犯下搶案，而他卻向法國主子告密，法國主子派出捕探，果然一網成擒，然後他又設法把眼線保釋出來，獲得法國主子另眼看待。

接著他對上海商店老板及富翁設計敲詐，公館馬路上商號雲集，各種生意都有，但最怕流氓騷擾，黃金榮職司治安，有責任保護他們。於是他暗中指使流氓去鬧事，而後他去巡視，只要有人喊一聲「黃老板來了」小流氓一哄而散。漸漸地他成了眾商家號的保護神，聲名大噪，上門求助的絡繹不絕，吃的、用的、金鈔、銀元滾滾而來。富戶商家更把他視為護身神，有的拜他為寄爹，有的投帖拜他做老頭子，有的拜他為先生。對著名的富豪他還唆使心腹綁架，大肆敲詐，最後還要請他出面解決，以免後禍。他唆使徒弟丁永昌綁

架榮德生（棉紗大王），敲了幾十萬美金，後來仍由他擺平。接著他又策劃了幾個大搶案，都由他破了，法國主子認為他能幹，提升他為探目。

一八九〇年代末期，太湖一帶出現了一幫以「黑風」為首的大盜，出沒於常州、蘇州、昆山一帶，有一個富豪被搶去很多珠寶，其中有一顆價值連城的夜明珠。

財主急得設法求助於法國主子，法國人認為是樁有油水的生意，就叫黃金榮去偵辦。「黑風」是名悍盜，十分剽悍兇惡。奉到司令的黃金榮只好硬著頭皮去緝捕。他到上海衙門找到帶他出道的李大哥，打聽到「黑風」帶著珠寶藏在蘇州相好妓女翠喜的家裡，於是他攜帶法捕房給上海衙門的公文，率領丁順華、程子卿等人前往蘇州。他們在一個萬籟俱寂的秋夜，暗暗掩上楓橋西畔的妓女翠喜的家，黃金榮先入

內探看虛實，發現黑風正擁著翠喜酣睡。但他跳牆的動作驚動了「黑風」，馬上吹熄燈，推開翠喜，未等到黃金榮堵門，他已奪門而出，躍上牆頭逃走，黃金榮不敢猶豫，緊追不放，在牆頭還挨了「黑風」一刀，但仍窮追不捨，追到城北的一條河邊，「黑風」躍入水中泅水北逃，黃金榮

（上）奇傳灘海上榮金黃

顧不得刀傷，也泅水追趕，「黑風」沿著北岸古運河逃回無錫，正得意時，河邊蘆葦裡突冒出兩個人來，乘其未回過神來牢牢的夾住，然後用繩索綁了。這兩個人就是程子卿和丁順華，黃金榮才上岸，「黑風」已押到了跟前。

他們返回翠喜家，搜出所有的珠寶，這是上海當年著名的大案。革命元勳譚延闓於卅年代所撰「上海名人傳」中對此事曾有描述：「旋有太湖巨盜搶劫巨案，先生（指黃金榮）奉命赴蘇辦理，躬自往捕，盜首驚悍難擒，先生不避艱險，與之搏，盜登屋，先生亦登屋，躍下時，傷其足，盜泅水，先生亦泅水，幾滅頂，盜卒被手擒。」對他大肆吹噓。以後凡有大案，別人不能破的，都交給黃金榮，他已贏得法國主子充分的信任。

救出神父初展智謀

黃金榮的妻子葉桂生，對於丈夫吃喝嫖賭，視而不見，一心只想讓丈夫出人頭地，她雖姿色平庸，但頗有智謀，不斷的為他出主意，使他如虎添翼。終於表現的機會又來了。一名法國神甫姚主教帶著巨款遭人綁架，消息轟動中外，駐滬法國領

事館限令巡捕房火速破案救人。巡捕房懸賞尋人，通風報信者三千銀洋，找到姚主教的賞一萬銀洋。黃金榮對此事也感興趣，但想不出門道。他的妻子桂生也幫著他想。原來這位神甫是為了開闢傳教基地，帶了幾箱銀洋，乘火車要到天津去蓋教堂，中途被張宗昌的部下攔車搶劫，綁起來關在山東臨城鄉下。桂生想到了這個可能，提醒他是否該找張宗昌談判？他想了想，無計可施，過了一會，突有巡捕房的隨巡捕帶來一位陌生人，經介紹獲知他是山東臨城人韓榮浦，是吳佩孚下屬的副官，出差來上海，口袋的一百元被人偷了，前來求助黃金榮，他向韓榮浦打聽法國神甫被綁架的事，韓榮浦一口咬定是張宗昌的部下幹的，關在鄉下。於是他給了韓榮浦一百五十塊錢，托他打聽法國神甫姚主教確實的關押地點。

幾天後，他就與綁架姚主教的部隊取得了聯繫，他不直接找張宗昌的部隊談判，他花了兩千元買通了姚主教的看守人員，三天後，他帶了十幾個便衣，化裝成張宗昌的部隊，神不知鬼不覺的把姚主教接了出來，又送了些錢給這些人，要他們遠走高飛，逃往外地避禍。此事，使法捕房

對黃金榮十分讚賞，賞了他重金，在法租界鈞培里撥出住房供他住家，又派兩名安南巡捕保護他的住宅，更重要的是當上了探長。

左右逢源天衣無縫

上海老西門外有個小莊子，蓋有幾間房子，掛的是「四明公所」的招牌，這四明公所不是住人的地方，是客死上海的寧波人寄靈的地方。一八九八年，法國人擴

充上海法租界，強行拆佔四明公所，引起寧波人公憤，群集抗議，法軍開炮轟擊，打死了十五名中國人，引起大罷工。清廷官員懦弱腐敗，要懲治寧波人。同時，法國巡捕房也要探長黃金榮緝捕鬧事者。黃金榮怕被人罵作「漢奸」，很是為難。道勝銀行董事長大上海首屈一指的聞人虞洽卿，托人捎訊給他，囑他要給自己「留後路」。弄得黃金榮左右為難，還是他的把兄弟程子卿替他想出主意，查出為首的寧波人，報訊給法國巡捕去抓，而他則事先通風報信，促為首的寧波人先逃。這樣，一面顯示他的情報正確，在法國主子跟前有了交代。另一面也照顧了同為中國人的寧波人，一件事體兩面光，黃金榮做得天

衣無縫。

做了華人探長的黃金榮能耐不止這一點，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，慈禧太后急召兩廣總督李鴻章到北京，旋即奉派至上海與洋人交涉，法國想先知道李鴻章有什麼袖裡乾坤，便把任務交給了黃金榮。結果他花大把銀子打通關節，竟將李鴻章給慈禧的奏摺內容弄了出來，滿足了法國主子，也使他在法國主子面前的身價更形提高。

權勢日盛的黃金榮又在巡捕房弄了「正俗股」，把全上海的妓女納入管制，各地的賭棍、流氓也紛紛投效，包括徐家匯大名鼎鼎的黑幫老大顧玉書、朱順林，都仰他的鼻息。

不久，又因辦案收服了竊盜頭子周尚義，使他統一了三教九流，居然開香堂，立幫規，收容徒弟，形成一個嚴密的黑幫組織，他自稱是清幫的一支。

黃金榮的「賢內助」葉桂生，很有謀略，是個女中丈夫，她幫助丈夫的公私事業，為他幕後出主意、定巧計，到了一九一六年，黃金榮已是上海舉足輕重的名流，資產雄厚，便在法租界八仙橋附近鈞培里買了豪宅，又在愛多亞路興建了一座

戲院共舞台，美輪美奐，接著又盤入上海第一家京劇院「新劇場」，向法租界申請到男女同台合演的執照，開男女名伶同台的先例。靠黃金榮的面子，在共舞台演出的全是譽滿全國的一流演員，使他營業鼎盛，財源滾滾。共舞台有兩張王牌，一張是綺年玉貌的坤伶露蘭春，另一個是武旦筱金鈴，又延攬到久享盛名的青衣粉菊花，使共舞台成了上海平劇演出的牛耳。（下期續完）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